晦齋集

智

拾遺
序 傳 祭文 碣銘
疏 狀 劄 啓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拾遺 序 傳 祭文 碣銘



大學章句補遺序

古昔聖人敎人之法有綱有目孔子講而明之以授其徒曾子述之以傳于世其淵源所自亦可考矣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大學一篇之旨盖本於此其曰明峻德以至於黎民於變者明德新民之至也其曰惟精惟一者明明德之事也其曰允執厥中者

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而新民之止於至善亦由於此也以八條目言之明峻德者脩身以上之事也親九族者齊家之事也平章百姓以至於協和萬邦者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八條目中正心二字實自虞書中來其曰格致誠正精一之謂也前後聖人盡性立教之規合如符節炳如日星無可疑者可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曾子之所傳實源於此也秦火之餘聖遠言湮千有餘載幸而天未喪斯文程朱數君子出而乃始表章此篇更定錯誤發揮微蘊一篇之中綱條粲然於是爲學者知所務而爲治者知所本其有

功於斯道也大矣獨恨聖經賢傳之文不能無斷缺
辭義未完學者不得見全書此眞千古遺憾朱子得
其結語一句知其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未得其文
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其所以發明始學窮理之要
亦甚明備然愚嘗讀至於此每嘆本文之未得見近
歲聞中朝有大儒得其闕文於篇中更著章句欲得
見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見取經文中二節以爲格
物致知章之文旣而反覆參玩辭足義明無欠於經
文而有補於傳義又與上下文義脉絡貫通雖晦菴
復起亦或有取於斯矣又按聽訟一節今在傳三章

之後文義不屬有可疑者乃依程子所定置於經文之下詳味其義與中庸卒章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之意合此蓋聖人端本化民之要道也故曾子於經文章末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程子於此豈無所見乎然愚陋管窺何敢執以爲是而有得於先儒所未到之意聊記淺見以求正於後之君子云爾嘉靖己酉冬十月甲子驪江李彥迪謹書

中庸九經衍義序

臣謹按中庸孔子告魯哀公以爲政之道而遂及於爲天下國家之目所謂九經是也其序首之以脩身而次之以尊賢親親又次之以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由本而及於末由近而及於遠蓋與大學之八條目相爲表裏帝王爲治之規模備矣竊謂大學之書教學者以脩己治人之道故詳於進脩之功而畧於爲治之目中庸之九經告人君以爲政之道故詳於經世之目而畧於脩己之功二書之義蓋互相發也由大學之道而欲收治平之功不可不取中庸之九經以爲設施之條目

由中庸之九經而欲盡脩身之道不可不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以爲進修之階級其序有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然竊詳孔子之意上文言好學力行知耻而繼之以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下文又言明善誠身而繼之以學問思辨之說其意亦可知矣蓋必學以明善然後可以誠身而脩身之道盡矣上文所謂好學者乃所以明善也力行者乃所以誠身也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謂也誠身者包誠意正心脩身而總目之也然則格致誠正之目雖不列於九經之中而其意已具於一章之內也臣又按孔子旣叙九經之

目而繼之曰所以行之者一蓋一者誠也誠者天道
也九經之道皆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一有未誠
而不純乎天道則九者皆爲虛文矣然則帝王爲治
之範雖在於九經而九經之所由行則又在於體天
道也詩所謂殷之克配上帝文王之德之純皆所以
體天道也人君體天之道則必能嚴恭寅畏無時豫
怠此所謂畏天命也大學平天下章始言克配上帝
又言惟命不于常者亦此意也爲治之道雖曰多端
求其所以繼天立極之要蓋在於此人主之心須刻
不在於配天則念慮之發刑政之施人欲雜之而有

違於天道矣有一念不在於敬天則怠荒之萌驕泰之滋有不能制而獲譴於上帝矣古之聖君賢臣都俞陳戒之際莫不以是爲先者蓋爲此也先儒真德秀衍大學之義闡明治道之要而尚遺治平之二條近世丘濬補衍義之闕略以備經世之務而又未及於配天敬天之說是乃智者之千慮一失蓋亦有待於後人也臣之孤陋管窺有見於此乃敢不揆愚淺竊倣二書之例推本先聖之訓參以諸賢之論及諸史百氏之說微臣一得之愚亦竊附焉隨其條目而推廣其義名之曰九經衍義其以講學明理誠意正

心爲脩身之目者所以本中庸之旨而取大學進脩之目以明脩身之道必由此而進也其以體天道畏天命繼之於九經之後者所以本中庸行之者一之意而明帝王修天職保天位之道在於此也其以戒滿盈終之者是亦畏天命之事而治定功成之後尤不可不以此爲戒也蓋中庸之九經見於事爲而本於人主之心者也體天道以下三條本於人主之心而見於治化者也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帝王爲治之道亦猶是也國家憲章法度無非道體之所該爲治之切務人主所當講

究而留意然此皆有司之事而且有前代之常規先王之舊制但當遵而勿失又得賢才而任之職則事無不舉矣至於隨時損益使合於中亦在於人也若夫曰修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則皆人君心上事也不可不自盡也而至於體天道畏天命則尤有關於奉天勅天之事人主所當日夕兢惕服膺而不可斯須忘者也先聖之叙九經所以立經世之規模以爲萬世法也臣之所衍非有所增加於聖訓所以本先聖之意而要以盡九經之道固非臣之私意杜撰也大學之八目眞氏丘氏之衍備矣治天下之律令

條例於斯具矣然不參考中庸九經之義以盡設施之條目以立治化之大本謂行之者一則其於帝王經世之道亦有所未盡矣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妄有所陳非敢犯不韙之罪而要以并駕於前賢蓋欲推明先聖垂訓之奧旨兼採二書之精要以備經世之法而為　聖明之獻也極知僭踰難逃妄作之誅然於帝王存心出治之道常德配天之要未必無少補儻於　宮庭燕閒之地既取二子之書參玩而講明之兼取微臣之所衍潛心而深味之本之心以施于政化法乎天而無所間斷則帝

王繼天立極之道盡善全美而堯舜三王之盛可以復見於今日矣臣之惓惓實在於此惟 明主恕察焉臣彥迪謹序

求仁錄序

天之道有四德而元爲之長人之性具五常而仁爲之首斯所謂心德之全而萬善之本也聖門之教千言萬語無非在於求仁而其所以求端用力之方見於語孟諸經者明且備矣但其言散出於諸篇而或因門人問答而發者有大小深淺之不同有難以領會者蓋必類聚觀之體認出來自可得程氏誨人之

要法而張南軒又著洙泗言仁録盖亦爲是也而其
書不傳今不可得見余竊有慕於斯輒不自揆乃取
先聖之訓及諸弟子子思孟氏之説類聚爲編諸儒
註解要切之言亦略附録又採先儒之論發明仁體
及用功之要者别爲一篇以備參究名曰求仁録欲
其便於考索暮年閒中潛玩深體力行庶無大過云
爾夫仁者天下之公非有我之得私也有志之士於
此或有取焉則非徒足以成已亦可以及物矣君子
一念之惻隱有足以澤及百世况乎有位者而志於
仁其德施又將何所不至哉嘉靖庚戌十月丙子晦

齋驪江李彦迪書

奉先雜儀序

奉先雜儀本於朱文公家禮而參以司馬公程氏祭禮及時俗之宜稍加損益務從簡易以爲一家之禮庶幾宜於今而遵守勿替云爾夫祭祀之義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存乎心者本也著於物者文也蓋必文與本兼盡始可謂之盡祭之義存乎心者有所未盡焉則節文雖備是亦虛而已矣故又採禮經之文及先聖賢之言有明報本追遠之義者別爲一篇以附于後仁人孝子於此潛心而深體之則愛

敬之根於心者油然以發而自有不能已者矣嘉靖庚戌八月甲子驪江李彥迪謹書

沙伐國傳

今聞朝列皆爲好議欲以寬仁大度補導 聖明蕩滌無臺以爲太平之治而獨有數三負爲悖論主其議者乃沙伐古國居崇品宰相也右公之欲害士類蓋有以也嘗聞右公父溺愛其妾及妾子等多給田民嫡子息則薄待少給田民故常時蓄憤於庶母去壬寅年間厥父死右公爲大司諫居父喪厥兄又病死乃使兄之妻呈訴於官曰庶母孽子等爲妖術

以致厥夫之死請囚禁治罪牧使宋希奎疑其無證據不受理右公乃折簡諳通於牧使請速囚禁報使刑推宋公不得已囚禁廢妾及孼弟數人報使刑至三四次是時某以四寸受由覲親往來宋公見某言其事某答曰父之愛妾愛子何忍以顯顯難明之事父喪內至於囚禁極爲未安君何爲此乎宋乃披囊出其手簡以示曰如此故不得已報使也某默然不言到咸昌寄書於右公極言刑廢妾孼弟未安之意而止之且言吾愛公之深故如是言之其答書畧無自責之意多有憤恨之辭到聞慶縣監安景祐以推

官深知其事亦言其殘忍未便之意安公口滑嫉惡
人也逢人即說厥後景遇見其亦言其殘忍未便之
言右公喪畢後復職恐其事發於公論深懷疑畏及
爲大司諫辭免時乃擧刑廢母之事發明啓之近來
秉除逆之勢致位崇品將升相位欲盡除知己薄行
者以滅口使一世之人無復知之乃列錄本道居朝
官宰相及沙伐鄰境居人知其事者陰授權臣使盡
除去伊人一從其言丁未之禍宋希奎亦預之安景
祐以南行外官無預於朝論而亦被禍遠竄其情狀
昭然甚可痛心書名陰授權臣之事有權臣切親分

明言之者此事若使朝廷知豈不有補於累政乎按沙伐尚州舊號宰相金光準也景遇權應昌字也

祭孫四宰文

外姪守成均館司成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卒議政府右參贊月城君孫公之靈惟靈弘大剛毅得之天資德成行尊不假修爲蚤承庭訓發憤篤學卓然樹立增光先烈出入歷敭蔚有聲績所施所履惟忠惟直歷事三朝始終一節累被薦擢乃金乃玉位列廊廟職贊調燮朝野倚重 宸眷彌隆白首康彊夙夜匪躬方期耆耋爲國蓍龜天胡遽奪而不

慭遺道路咨嗟百僚隕淚親戚悲慟如失怙恃生榮
死哀惟德之崇矧余鈍頑夙遭愍凶幼孫無歸年未
成童煢煢悶悶惟舅是托特加矜念誘掖諄切誨我
養我不異己子粗識義方皆舅之賜觀光筮仕旅食
京師薄宦羈窮是資是依親老乞養分符外補製錦
送方一言求教曰惟莅民只在愼怒語約理盡我病
深規奉以周旋幸不失墮還朝省侍鬚髮改舊仰視
儀刑心竊喜懼忘身憂國勤勞不遑尚冀壽考志氣
充剛豈知微恙奄忽至此撫膺長號肝膈摧毀嗚呼
哀哉去春南行丁寧留止余竊覲省不能順志視我

猶子我不如父不肖無狀恩義永負遠在嶺表凶訃
遽傳斂不憑棺吞恨窮天返葬故丘道路阻邈護擧
臨窆之是實吾責奠以叙哀痛曷窮已不忘者存鑑此
哀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慕齋安國文

孕粹奎璧禀精山岳學窮道源神游理窟淵閟中積
彪炳外發志慕軒虞身許稷契際遇昌期歷敭華秩
雍容經幄激昂臺閣一誠貫天萬事盡職時有亨泰
道無伸屈廊廟山澤其心則一廿載優游造養純熟
精義入神窮深極微舉世欽風多士摳衣否極泰來

又被寵擢皓髮朝端赤心循國咫尺　天顔畋訒
懷抱得喪歸天唯思盡道德協弘化功贊調燮官長
春夏祀祓戒詰畢精匪躬纖微必親蓍龜朝宗領袖
搢紳慶展經綸翼我　聖神理昧難常天不可必
一疾不瘳奄奪何遽　當宁震悼朝野慘怛斯民
無祿吾道誰托吾儕無似幸忝下僚屢承謦咳景仰
高標寧知今日永隔儀刑慟兼公私情激幽明聊奠
泂酌冀歆微誠

孫夫人諱日祝文

風樹悲纏霜露痛迫歲星四周尚未奔哭慘怛邊城

諱日又復追遠感時昊天罔極敢以清酌庶羞祗薦
歲事尚饗

告家廟文

不愼遺體疾病多纏勿藥難期灸艾自燃不惜肌膚
罪重毀傷乃今月朔身在山房未克躬省祭增感慕
玆因罪負遙陳事故

夫人洪氏墓碣銘

夫人姓洪氏南陽人曾祖諱仁老朝散大夫禮賓寺
少尹祖諱吉從修義副尉忠武侍衛司右領副司直
考諱欽孫修義副尉龍驤衛右領副司猛司猛娶谷

山韓氏諱叔老之女以天順八年甲申月日生夫人
自少資性異常既笄適議政府右參贊月城君孫公
諱仲暾貞順端莊婦道純備事姑以敬宜家以和月
城敬之如賓庚申八月二十三日卒于月城任所梁
山郡享年三十七以是年月日葬興海郡治南達田
里禱陰山之原夫人生一男三女子曔忠義衛顯信
校尉女長適參奉金末孫次適參奉曹國良季適參
奉鄭灝曔生三子曰光曙曰光暅曰光晛俱爲忠義
衛銘曰
性稟貞淑德全端一率禮蹈和宜家宜族處世雖短

綿慶猶長銘以刻石爲亦無疆

夫人崔氏墓碣銘

夫人姓崔氏和順人曾祖諱自江彰信校尉祖諱善門資憲大夫工曹判書考諱漢男成均進士進士娶啓功郎李擀之女以成化癸卯十一月日生夫人自少資性端莊既笄適議政府右參贊月城君孫公諱仲暾內治整肅婦德純備月城相敬如賓客立朝居官多賴其內助宗族亦皆欽慕焉月城卒于嘉靖己丑四月葬興海郡治南達田里禱陰山之原後十七年乙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夫人亦卒享年六十三以

丙午二月初三日窆于月城君幽堂之後生二子二女俱夭嗚呼夫人早逮名賢修善積德無所欠缺而子女皆不留膝下天獨嗇於此何哉月城君有先室子曰曒生子光曙爲夫人執喪廬墓亦足慰幽魂銘曰

生禀貞粹夙配賢哲率禮蹈和儀範閨閫慶衍德門蘭茁不育惟天福善冥報難必未亡十載壽纔逾六窆之同夫原夙願乃終刻詩玄石爲示無窮

忠義衛孫君墓碣文

君諱曒字如晦雞林孫氏曾祖諱士晟贈兵曹叅判

雞城君祖諱昭贈吏曹判書雞川君考諱仲暾議政府右參贊月城君妣曰貞夫人洪氏有明弘治壬子十一月初三日生君少而英秀人皆謂可繼門業弱冠嬰疾絶意遊宦所居有江山之勝雉于山魚于水優遊卒歲嘉靖八年四月月城君卒于京君聞訃號慟絶而復甦宿疾轉劇不能奔喪依禮文設位成服是月二十六日辛卯終聞喪之十日也年三十八是年十一月丙申葬興海郡達田里禱陰山之原君娶信川康氏進士士淵之女生三男一女長曰光曙忠義衛次曰光暠曰光晛與女皆幼云

訓道金君墓碣銘

君諱嗣字紹元號暘谿慵隱水原金氏實新羅敬順王之後五世祖諱曰桂仕高麗官至版圖判書乃敬順王十九世孫也高祖諱漢真仕門下贊成事推忠秉節翊衛功臣封隋城君賜鄉水原曾王父諱尙旅嘉善大夫忠清道兵馬使王父諱禮仲振義副尉考諱叔南忠順衛迪順副尉妣雞林孫氏生員士寧之女君生而敦厚英邁博學多聞為文冠絕倫輩九擧發解而為魁者二其中司馬試者至於十三而竟不成名嗚呼命之舛耶時不遇耶奕世餘慶蕞而未稔

積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為善者惑君既不得志奮然棄舉業結廬種竹安貧守道逍遙自適接人無貴賤一以忠欵鄉邑敬慕之後生之問業考德者皆歸焉初授仁同訓導晩又授永川訓導居官處鄉教誨不怠名賢碩士有出其門者嘉靖癸巳二月丁丑以疾終享年八十五是年十一月丙辰窆于安康縣北巖山之原君娶慶州崔氏龍驤衛井冽之女生一子絲奉壽亨追慕先德思有以圖不朽請銘于前司諫李彥迪彥迪於公為親屬自幼陪杖屨受訓誨多矣義不可辭銘曰

匪爵而尊匪祿而富得之於天有文有壽落落名場
嚚嚚䮝䮝太古襟懷閑中碁酒錦繡心腸氷雪操守
才不時施德足垂後銘以刻石用諗悠久

參奉崔君墓碣銘

君諱永嶙字仰止慶州人鄉貢進士宗柢之後高
麗末君之五世祖濕龍才稱白眉之良而屢擧不中
朝啓于上特設恩賜科得以出身登仕郎秘書正字
濕龍生洪進士洪生興茂參奉興茂生九精宣略將
軍九精生山海生貢是君之考也妣曰桂城徐氏宣
務郎中部令恩理之女成化八年壬辰九月壬子生

君君天性醇眞事親盡孝晨昏定省不廢風雨居母
憂哀毁過禮廬墓啜粥五日一來省親嚴親生員年
踰七十宿疾沉綿日夜侍藥不離衣不解帶者數年
憂至嘗糞及其捐舘號痛仆地幾絶復蘇喪禮一依
朱文公家禮亦廬墓三年啜粥不食塩醤喪畢不輟
朔望奠孝行純篤鄉里敬慕正德十三年戊寅監司
金安國上其孝行於　朝録輿地勝覽嘉靖十七年
戊戌三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享年六十七越明年正
月壬申窆于萬佛山艮坐坤向之原君娶慶州金氏
宣略將軍處義之女生二男二女女長適司直李叔

仝次適忠贊衛李世發男長曰德崇義陵叅奉次曰
德潤長女生二女四男長希顏次希曾次希程次希
閔女壻崔三樂長男生一男三女女壻忠義衛孫光
晛男乙台內外子孫幷十五人德崇欲顯親之丹悃
貽焯于後世請銘于左贊成李彥迪彥迪義不敢辭

銘曰

性禀醇貞行全孝悌生事盡職死葬盡禮哀過於喪
誠篤於祭名登輿地德垂後裔銘以刻石永諭來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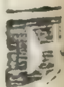
孺人金氏墓碣銘

孺人姓金氏慶州人生員讓之後曾祖諱敬存生員

祖諱恂進義校尉考諱處義宣略將軍將軍娶永川
崔氏内寺別監弘淑之女成化元年乙酉九月己巳
生孺人適通將仕郎箕子殿參奉崔彥嶙孺人天性溫
和内治有度奉養舅姑盡心竭力親執祭物終始不
怠州以高年聞于　朝乃授孺人之職嘉靖二十五
年丙午正月初七日以疾終享年八十二是年三月
壬申葬于萬佛山之原參奉幽堂之後生二男二女男長
曰德崇義陵參奉次曰德潤女長適司直李叔全次
適忠贊衛李世發内外子孫并十五人銘曰
溫恭柔淑婦道純備儆戒承順無違夫子祗奉舅姑

敬謹祭祀有德有壽年八旬二刻詩纂碣為示後嗣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疏

弘文館上疏 辛丑四月除弘文副提學 中宗朝

臣等伏以天人之際一理貫通上下無間天有愛君之心而人有應天之實故積誠以動天修德以勝災則天雖難感於是而可感矣災雖難弭於是而可弭矣雖然人君以藐然中處之身而感高高在上之天以恐懼修省之力而回赫然震動之警非可以尋常擧措期月而得其效也伏惟 主上殿下以仁聖之資守盈成之業厲精圖治宵衣旰食凡所謂敬天

之事憂民之政無不盡心於其間而治效猶邈闕政
滋多民怨於下而恵澤愈鬱天怒於上而災異疊見
歷觀前古之史災異之多且大未有甚於此時而亦
未有甚於近年冬雷地震無雪無氷冬暖如春春寒
如冬陰陽反序天氣乖錯蘊隆爲旱水澤枯渇薰蒸
爲疫人畜殄盡赤子枕籍牛羊斃踣國醫不能用技
術王祭無以供犧牲迫切之災將剝於膚嗚呼此天
所以大警動於 殿下而欲保護之全安之則
殿下所以積誠動天修德勝災之實宜如何用其力
耶臣等伏見 殿下遇災以來孜孜汲汲思革弊

致延訪大臣發罪己之教懲旣往之愆臣等伏讀
教書感激揮涕奮不自已以 殿下有堯舜之心
而羣臣不能導 殿下爲堯舜之理使斯民不得
被堯舜之澤此固今日羣臣之罪也然以 殿下
恐懼修省之道引咎責躬之實推之袞職之闕亦豈
無可言者耶臣等敢以 殿下今日之所當務者
十事爲獻惟 殿下留心焉夫所謂十事者其綱
一其目九今誠能從事於一綱而盡其道則所謂九
目者特其舉措之具施爲之方耳何患於難行哉何
謂一綱曰致中和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心散於萬事通天地而一理盡萬物而一體未發之前至靜至正而無所偏倚者中之體也已發之際品節不差而無所乖戾者和之用也致之云者推之以極其至也存天理於不覩不聞之頃遏人欲於莫見莫顯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體用合而物我一由是薰蒸透徹洋溢流通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無不安其所而遂其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所以參天地贊化育俯仰無愧麒麟遊其藪鳳凰鳴于岡而無妖孽災變之作也夫以 殿下之明而猶有今日之憂者無他 聖學之功有未盡而中和之致有未極也進言者有曰 聖學旣已高明矣若無復留意於問學而可者噫爲是言者惟知以經史閒涉獵之功贊 殿下之學而不以堯舜三王之道望於 殿下也惟古之聖帝明王知道之無時不然故無一時而非學知道之無物不有故無一事而非學以至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暬御之箴瞽史之諷凡所以操存此心培養德性者無所不用

其至矣今也無此數事惟賢士大夫之得近淸光講論規戒者自　經筵數刻之外無聞而進講之書又非二帝三王授受心法之旨孔孟程朱傳道講學之要則　聖學之得於　經筵者恐未足以日進乎高明之域矣自此之外深居　九重之內左右燕閑之侍惟宦官宮妾之輩無芝蘭俱化之益有一曝十寒之懼則當此之時　聖學之所以用功者臣等未得而知之也竊恐淵蜎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存養省察之功有所未至而大本之立未能堅確故達道之行多所壅閼由是宮禁不得有所閑而嚴紀

綱不得有所賴而立人材之辨或至於混祭祀之謹或至於瀆民隱欲恤而不恤教化欲明而不明名爲愼刑而寬獄尚多名爲禁奢而弊習自若名爲納諫而直言者不用自末而求本 沿流而遡源 殿下寧不於此而矍然惕然回心而嚮道乎伏願 殿下知 聖學之未至加精一之眞功不責於人而責於己不求諸外而求諸內常從事於戒愼恐懼毋自欺謹其獨之實則凡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萬事萬物之紛綸酬酢無所往而非 聖學用功之地而中和之極功可以馴致矣其綱旣擧其目自張尚安

有民怨天怒而災變之爲憂哉臣等請陳其九目惟
聖明留意焉蓋宮禁不可不嚴也傳曰家齊而國治
其家不可齊而能治其國者無之故王化之本在於
宮禁宮禁不肅則邪徑通於内外正路塞於朝廷公
論阻礙而不行邪僻眩惑而售奸亂亡於斯莫救矣
蓋君臣上下之際親戚内外之間其情意之往來流
通猶血氣之升降流行於一身上下之内此理之自
然有不得壅閼於其間也然氣血之行順其道而行
則和暢安順四體康寧失其道而行則乖舛疢滯百
病層出上下内外情意之通由正路而行則光明正

大朝廷和泰由邪徑而行則暗昧回譎矯僞作孽國
家之安危於斯判矣理勢之必然者旣可易知往事
之已然者亦多明驗而時君世主率皆以外廷之相
與者疎而外之循例相接而已以宮闈之攀緣者親
而信之倚任聽從是何心哉外廷之臣不能以誠信
感君以致阻礙固其罪也攀緣之徒亦豈誠心愛君
者乎是欲憑藉恩寵求濟其私耳且其初心只欲求
濟其私耳非必預畜亂國之謀也利害之際事勢迫
蹙則何事不可忍爲自己卯來士林間禍敗之巨者
無不由是而翻覆故事關宮闈莫不寒心　殿下

無意懲乂及或崇長不肯擯革前弊禍亂何時而止乎除官拜職自有公論責在銓衡而特命或出於物情之外聽訟理寃自有情責任在有司而判斷或及於細瑣之事羣聽疑怪莫知端倪滔滔不絕則將至滔天炎炎不滅則終至燎原可不戒哉朝廷之上有腹心之臣有耳目之官有喉舌之地腹心可以謀議耳目可以聞見喉舌可以出納由是而謀議由是而聞見由是而出納則朝廷之是非人物之賢否庶政之利害其眞僞莫得以眩亂至於號令之際事正言順人心咸服無所惶惑而中和可致災變可消矣紀

綱不可不正也古之爲政者必先正其體要紀綱是
也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夫以四海之廣兆民
之衆莫不有嗜慾莫不有智力苟無總攝而歸之於
一則相攘相奪泯泯棼棼而禍亂作矣故自農工商
賈府史胥徒之賤其上爲士又其上爲大夫又其上
爲卿爲公而後一人加焉使之上下相維貴賤相屬
而又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
法以守其制度皆所以夾輔紀綱之具也雖然紀綱
不能以自立必待賢者而後立紀綱不能以自行必
待公道而後行夫賢者之所存隱然有虎豹在山之

勢公道之所揭赫然如日月中天之明狐狸魑魅而
遁跡陰翳望景而披釋嗚呼此宰相臺諫之責其幾
則在於人主之一心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
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紀綱之責
在於大臣也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言紀綱之
責在於君也夫如是然後國家安如盤石熾如炎火
而無土崩瓦解之勢矣今也庶獄庶愼之煩瑣皆勤
於 聖慮傳書期會之猥細或出於 宸斷是
人主而侵有司之職矣以因循爲輔相之得體以含
糊爲享福之大智不事其所當爲之事是大臣隳紊經

濟之任矣是以紀綱之不振公道之不行其責不得不歸於臺諫臺諫之任亦重矣然而止於補闕拾遺耳激濁揚清耳其於本源無如之何也則私情勝而公道滅法令壞而百司慢苞苴以解之請託以紊之貨賂以撓之奸猾以亂之由是一國之紀綱幾於蕩悉　殿下雖欲改紀其政漠然不相應而駸駸乎淪胥之域此天所以愛之惜之大警動而不已者也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伏願　殿下鑑盤庚有條之言法文王勉勉之道反求而致中和之功紀綱不期正而自正股肱同德公道大行則民怨可熄

而和氣可召矣人材不可不辨也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是故人材之辨有國之先務也然君子固自以爲君子而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自以爲君子而以君子爲小人各自爲是互相排擯則爲人君者莫得分其邪正矣昔京房問於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曰所任者巧佞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曰賢之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乎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曰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理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又

聞李德裕言于文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指正人為邪人主之辨甚難也是故成敗之迹在古已驗則雖愚夫皆知其善惡而心術之用在今未彰則雖智者莫能辨其邪正矣況權之所在勢之所歸則人雖知之而莫敢言之也雖然人心難誣公論難枉矯僞之迹容或蔽於一人之心鑑而肺肝之露自難逃於十目之所視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去之昔齊威王謂阿大夫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至是善事吾左右也謂卽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毁言日至是不事我左右也宋仁宗問可爲相者於王素素曰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然則左右近臣之言固未可信必諸大夫之言然後始可信也然不必遠徵前代姑以耳目所經之事言之二十年來朝廷士林每分朋黨隨權回勢互相勝敗勝者爲君子敗者爲小人附己者是之異己者非之旣以爲君子則諸大夫同然是之旣以爲小人則諸大夫同然非之是豈盡昏愚而莫辨者哉率皆畏禍

而附勢也有所論執則大臣率六曹言官合兩司當此之時　殿下豈不以為物情如此哉諸大夫之言容有不可信者如此故至於國人皆以為然然後其論公矣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為人君固當大開言路使國人無大小貴賤皆得進其言雖有所犯觸亦不加罪則公論始可聞也物情始可知也雖然孟子必曰國人皆曰賢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必察之於已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始決其用捨之分則於賢者知之深而任之重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故書曰庸言

同則繹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然則必學問高明心德昭朗如鑑之空如水之澄然後人心之邪正曲直莫得以逃其毫髮矣若在我者不能昭明澄澈而遽欲察之於庶言之外則或不免偏見之失當反不如衆論之多中矣故或精鑑於己或博采於人內外交證權衡得宜然後庶幾不失其實矣近者賢邪稍分朝廷稍安但可因是而善持豈容更皷其異說然人心之操舍不常世道之翻覆無窮於此而尤加省念絕偏黨之私而守進退之公則可以致中和而天人胥悅災不爲災矣祭祀不可不謹也

易之萃曰王假有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而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至於社稷以萬物居於土食乎穀也釋奠釋采以先聖先師爲民立敎也山川羣神以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也城隍厲壇所以致發告而秩無文也故國之大事在祀而祀神之道又在於誠敬也我國祀典非不備矣

殿下孝誠非不至矣而齋廬之弊陋祭服之不淨莫

甚於此時無以潔躬而清神揭虔而起敬京師且然况在僻縣窮邑乎其爲慢神極矣然此則有司者之罪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盖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古之聖人所以祭必與祭而致其如在之誠也近來 宗廟大享例爲攝行其攝也亦不以大臣奉先敬神之道恐有所未盡也 殿下宵旰憂勤三十有餘年豈無 聖躬之愆衛乎祈寒暑雨固難躬行自餘節候和適氣體康寧之時若無大故親享之禮不宜有闕也昔鼷鼠食郊牛之角春秋示戒况今三牲告災日以就盡神之譴怒可

謂峻且切矣伏願　殿下明王假之義致如在之誠躬率而先之肅雍以將之則百官執事之在駿奔之列者皆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於鈇鉞而向之所謂齋廬祭服之類自不容於不謹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乃仁孝誠敬之至體信達順之極天人交孚鬼神降福而災不爲災矣民隱不可不恤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不愛其民而能保其國者未之有也是故先王愛之如己保之如子痒痾疾痛舉切於吾身鰥寡孤獨必先於撫養制其田

皇敎之樹畜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王政之本也伏見
殿下愛民之誠非不至矣重民之政非不備矣而近來水旱爲災饑饉荐臻力本之民終歲勤動而不能救一朝溝壑之命中人之家十室九空轉徙之氓何以聊生則賙恤賑貸之方當如救焚拯溺之不暇今之字牧之官鮮有慈祥惻怛之情率多貪暴無厭之流催科辦急思騁幹能妻妾服食思極侈豐所事權貴悅於貨賂則思充其欲所識窮乏德於周給則思得其心巧作名色吞噬朘削粒米狼戾於公廩杼柚

空竭於閭里其他邊將之割剝諸司之侵漁若此之
類所在皆然使　殿下之赤子一国於天災再困
於苛政厭聲敎歎無所控告非特此也步兵水軍大
疲於土木選上皂隷之困於重斂傾財破產鬻盡田
土以應其役及其還家無以爲業則相率流亡害及
九族隣比怨氣極天如此而欲望和氣之感雨暘之
調豈不遠哉昔漢宣帝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千石乎夫親民之官莫重於守令其選不可不謹人
君以父母斯民之心舉赤子之命不付之慈祥之吏

而付之虎狼之口豈所忍哉 祖宗薦舉之法其慮甚遠朝廷舉而行之其意甚美而卿大夫不體聖心循私害公冒薦庸鄙者毀良法夫薦者之薦此人非爲此人也將以自利也然則割剝軍民者非守令邊將之割剝也乃朝廷之割剝也朝廷者四方之本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朝廷有廉恥而除徵剝之弊良法無所碍而得選任之公則庶幾實惠下究而生民蘇息和氣可召矣教化不可不明也治國之道有二焉刑政與教化而已也刑政所以制之於外也教化所以感之於心也刑政以制之則民

免而無恥教化以感之則有恥而且格夫敎化之爲
道也非以其人心之所無者強而行之秉彝之德各
自具足故因其人之所固有者而導之也然不能躬
行以率之則無以使人有所觀感而興起也近年以
來教化不明士習不正節義廉耻掃地盡矣人心日
趨於偷薄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唯阿諛軟熟奔競
附會之爲務權之所在望風而靡然勢之所歸見幾
而先趨罔上附下之風興背公謀利之弊作頑者之
事蓋已驗矣士習既失風俗隨毀三綱墜地人倫之
變相繼而起子弑父奴戕主妻殺夫其變有甚於天

之災變至此而天理滅人道盡將何以爲國乎蓋人心之不正由於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於導率之失其道耳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非假於外也今者學校之政不本於人倫勸勵之方只在於記誦詞章之末記誦詞章雖不可廢化民成俗之本實不在是伏願 殿下反諸已窮其源盡人倫之道立教化之本則感化之速有同於風草而士習自正民德自厚致和弭災之道孰加於此乎刑獄不可不愼也天之於萬物雨露以生之霜雪以殺之無

非仁也聖人之於萬民德禮以養之刑罰以威之無非教也蚩蚩之氓或動於利欲或陷於過誤或入於誣罔或涉於連逮事狀千變情僞萬端非至明無以得其情非至公無以服其心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不可輕也如此 殿下體天地之仁推生物之心惻念無辜親覽獄辭三覆死囚欽恤之意至矣而聽斷之吏或情私而不公或才暗而不明殘民之肌膚決民之性命理直者未暴其情輕者多入於重含冤抱痛詎忍言哉至如詔獄之設無異親問所以審克寬枉而今也入于詔獄者無計自直則

例爲首服以僥倖　聖仁之特原誠可哀憫數十
年來士林之禍反覆層起士大夫殞越於刑戮者曾
不知其幾人也若其罪負關重情狀著白王法所不
可貸者則已矣其間豈無非其罪而被重典抱深寃
於冥冥之中者乎寃氣結而不散者多則傷和召災
未必不由於此帝王仁恤之典固宜無間於死生平
反犴獄伸雪幽寃是亦弭災之一道也奢侈不可不
禁也甚矣奢侈之爲害也天生百物人取而用之人
者百物之主也人有耳目口鼻之欲而其欲無窮物
有山林川澤之生而其生有限欲之無窮也以天下

奉一人而未周生之有限也以一人竭天下而不足珍天物而天怒剥民膏而民怨積怨積怒而不知已則爭奪蜂起而亂亡隨之矣近來王子女第宅務極宏大爭尚華侈毁撤民家横亘閭閻高棟層樑侔擬宫闕以至婚姻之禮車服什器之具莫不極其華靡士大夫之家又從而慕效室屋之大婚禮之侈傷財僭分罔有紀極弊將難救言官每以土木之弊論列不已而 殿下聞之藐藐者必以爲士大夫始以布衣起於草萊無高曾積累之業猶且大起室屋極備婚禮況以堂堂一國之君有子女顧不能崇室居而

備婚禮乎是則其罪固在於士大夫矣若以人君自修之道言之則固宜澄源於上而式刑於下也又有一說焉以奢侈奉其子女者所以愛其子女也然其所以愛之者適所以害之也大抵儉約而獲福奢泰而招損天之理也以今所見而言之巨室纔成拘忌輒生避居委巷朱門空鎖纔易一世則便成廢宅子孫之保有者無幾是費有盡之財營無益之宇也往者有宗室孝寧大君性頗謙素厭處華室嘗構草屋恒處其中終能壽迄九衰子孫蕃衍此近事之明驗也今之奢習固百弊之源而其源在於宮禁邦本之

凋瘵府庫之虛竭皆由於此亦足以起怨而致災伏
惟 殿下深省焉諫諍不可不納也人主不能自
聰必合衆聽而爲聰不能自明必合衆視而爲明古
之聖王其聰明思慮固非庸衆人所能助其一端而
猶且樂受人之諫者嗜善無窮也 殿下躬上聖
之資有好問之德凡有論列闕失受以爲過而自責
成湯之弗咈無以加矣頃年以來從諫之義寖不如
初訑訑之色或形於外進言之際但示優容而無採
用之實遇災責躬專事虛文而無求言之 旨無乃
有厭聞直言吝於改過之意乎非特此也臺諫如有

論執稍堅違忤　上旨者則輒出　特命遠遷他職雖無形迹可以指論物情或不能無疑也頃者求言之後上書者偶觸忌諱輒欲加罪至命三省而推鞫或有系賤而言事者以爲欲亂朝廷者教之是以求言爲穽於國中也各陳所懷容有不當之論人君但當擇其善而用之而已豈宜加怒於妄言之人乎諫者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苟以言被罪則誰肯犯雷霆之威進無益之言乎頃者國柄落於奸手危亡在於朝夕人莫敢進一言以觸之者以此也當此之時有能斥言其情狀者則非徒觸奸兇之鋒亦且

遭逆鱗之怒其爲粉身糜骨斷無疑矣此在　聖
鑑宜少悔悟而病源猶存物情之鬱災異之來恐由
是也大抵凡以闕失進諫者非欲彰君父之過將以
責備於　聖德也伏惟　殿下更加省念焉臣
等伏見　殿下有願治之心而治道不成有憂民
之心而民瘼弗除有敬天之心而天譴日至宥密之
居每警乎側身德音之發多形於憂懍而不能有所
補其視一世雖曰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難
救之患不伏於冥冥而著於昭昭大臣置之尋常而
無建明小臣相視怠緩而不修舉匡補過時架漏度

日以臣等私憂過計晝度夜思庶有以少補涓埃之萬一不敢遠言不敢激言而以所謂十事者歷措而言之此皆今日之急務補袞之切戒也小臣之罪不暇引大臣之失不暇舉而必欲責望於 聖躬者誠以大本之所在達道之所由捨此而求治無是理也伏願 殿下盡心於一綱盡道於九目日進聖學以救時弊以應天譴 宗社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拾遺　狀　劄　汶

辛丑季夏十六日呈辭 時爲副提學在洛

右謹啓臣老母遠在南涯七百里外素多疾病作痛無時臣不忍遠離游宦前者屢乞外補庶酬終養之願未閱數歲旋即被　召特授京職臣實庸陋別無寸識濫荷　寵眷之隆顧乏涓埃之補去年秋陳乞歸養未蒙　允許惶恐不敢更辭闒茸在列荏苒周歲今則母年七十有三羸病轉深氣力日耗行動須人扶飲食不識味近日受由歸省尚未解職不可久

留毋子涕泣相别痛念餘齡之無多猶幸逮養之有日臣有弟一人今爲集慶殿祭奉兄弟俱在官褁病之親傍無奉養之人乞依常典歸養

壬寅九月呈辭 時以大司憲受暇在鄕

右謹啓臣猥以駑劣遭遇 聖明數年以來濫荷寵擢叨冒非分又令率母來京 寵命非常曠世稀聞隕首刳心豈足上報今又謬蒙 睿眷特授風憲之職 聖諭丁寧責任非輕臣感激 恩遇思竭微忠廢效涓埃之補而第緣老母遠在南涯受暇來省今年春夏之間腰痛病得發累旬況綿飲食全減

氣力頓耗近日又發風眩之疾精神昏憒日就羸困
奄奄氣息未保朝暮人子之情不忍遠離竊自惟念
國恩未報親病已深進退狼狽日夜憂悶雖切補衮
之誠已多曠職之日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甲辰秋七月呈辭

右謹啓本月初八日祗受同副承旨書狀內以臣爲
漢城府判尹本府辭訟煩劇斯速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奉承 隆旨震惶罔措伏念臣以駑劣濫荷
寵私 天恩罔極不知所喻義當即日奔趨上道
詣 闕謝 恩而臣自今年四月上氣與勞熱諸證

兼發心膈痞悶食飲不下元氣虛耗日就羸瘁又自六月之初手背及髀囊瘡腫大發經朔治療餘毒未殄差復難期又以老母年迫八十宿病轉劇常在床褥風眩喘急胷滿氣促精神昏憒言語錯誤奄奄危迫朝不保暮人子迫切之情不忍一日遠離臣竊自傷猥以庸陋遭遇　聖明寵渥濫分常懷糜粉之志未效涓埃之報矧今　恩命及門　睿眷彌隆非不思趨赴謝　恩一望　清光庶復陳乞歸養以遂私願於臣之情義兩全不幸疾疢纏身親病又篤末由承　命奔趨伏俟違慢之誅瞻望　北闕神魂飛

馳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甲辰秋九月呈辭

右謹啓本月十六日祗受右承旨書狀內以臣爲世子左賓客 世子時方數開書筵斯速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承 命震慄靡所自容伏念臣以庸劣濫被 寵眷數月之間至於再降 召命感激 恩遇不知報塞臣前者承漢城府判尹之 命臣於其時方患瘡腫未克趨朝而老母又年迫八十宿病轉劇遠離從宦情所不忍披瀝情悃懇辭 恩命獲蒙聖慈優容曲賜矜從 温諭丁寧又有補外之 敎

使臣得遂終養之願奉戴 綸音不能自已今忽不
意又有 召旨諭以 東宮講學之勤使勿遲稽
睿眷殊隆至於此極省循難堪罔知攸措臣竊念方
今 世子學問高明德業日就仁孝之聞洽於朝野
宗社生民之福實繫於此當此之時 特召臣於千
里授以勸講之職臣雖學術鹵莽無以報稱豈不願
一侍講席展竭愚衷庶幾裨補萬一於緝熙之學第
緣毋病沉綿不忍遠離而 君命再下固辭不就於
義亦未安庶得一詣 闕庭復陳情懇承 命以來
日夜兢悚奔馳上道臣久病之餘身氣虛弱未得蘇

復道路勞傷風邪乘之軍威地來到傷寒病得發頭
目眩痛心胷煩悶寒熱交作食飲不下累日治療日
向困瘁在道淹滯久稽趨詣孤負 眷遇之隆難逃
逋慢之誅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俯
察葵藿之誠 特垂生成之 恩許臣解官治疾假
以數月庶得治調保全殘軀以效犬馬之力於異日
臣無任感 恩戀 闕惶懼隕越之至

甲辰十一月 日呈辭

右謹啓臣去八月蒙 恩授知中樞府事兼世子左
副賓客祗奉 召旨諭以 東宮講學之勤使勿遲

稽承 命震悚罔知攸措臣久病未蘇身氣羸弱勉
強奔馳中路寒疾暴作證勢緊重未克趨朝謝 恩
披瀝情悃干冒 宸嚴惟願乞身治疾以保危喘未
蒙 允許温諭丁寧使臣調保上來感激 九重隆
眷自憫一身嬰疾瞻望 北闕涕泗交頤庶得治療
病軀竢其稍蘇趨詣謝 恩日夜期望而臣病彌留
久未差復元氣虛弱日益羸瘁加以背寒如冰在背
渾身痼冷有時心腹脹痛胷膈痞悶又自今年夏月
四肢痠瘇多發連綿不絕今又於兩手及腰髀瘇多
發痛轉側甚艱經朔治療尚未差復過服冷藥致傷

脾胃久不思食瘦弱日甚心氣虛困胷滿喘急病勢沉重多方救療略不見效臣竊自念猥以無狀濫荷寵渥福過災生以至於此曠客職任緊重不可久曠除授又經三朔 召命累下留滯至今未得詣闕謝恩下負夙心上孤 聖眷殊失人臣之禮伏俟違慢之誅儻蒙 聖慈優容憫臣沉痾之久特垂生成之 恩許臣解官治疾假以數月庶得調保全殘軀以效犬馬之力於異日臣無任感 恩戀闕惶懼隕越之至

甲辰十一月待罪狀

右謹啓臣病伏南涯久未趨朝徒結 九重之戀不
意奄聞 大行大王諱音扯望驚摧號踊無地伏
念臣以庸陋無堪濫荷 國恩玷冒朝列庶竭愚忠
以效涓埃而不幸自今年夏月以及秋冬疾疢沉綿
瘡腫繼發身氣羸弱風邪又乘諸疾交作屛奉 召
旨未克趨詣謝 恩惶恐罔措具狀乞免惟願解職
治調幸得未死庶獲一詣 闕庭復望 天顏豈
知昊天不吊奄忽至此白首病臣未畢糜軀之志永
抱窮天之痛 大行大王臨御歲久仁深澤厚奉
諱之日遐邇崩心含生之類莫不奔走悲號况在臣

子曷勝隕裂臣抱病嶺外伏枕呻吟僅存形息雖切攀號之痛莫伸奔問之誠罪當萬死仰天摧咽不知所言臣無任哀惶痛迫之至俯伏待罪

乙巳閏正月待罪狀

右謹啓臣病伏南涯始聞　大行大王諱音迫於疾篤未能奔趨攀號臣子之義已缺仰天摧咽無地自容猶可以慰此心者庶得賴天之靈調保病軀扶曳就道奔及　梓宮在殯之時一展號哭以紓罔極之痛豈知臣病沉綿至於此極日月不居奄及五月之期瞻望　北闕不勝隕裂惟欲勉强輿疾奔趨久

病羸弱身氣虛損喘促心煩若復勞動備程恐至殞
斃於中道萬計中阻一無所遂今則永遷之禮秖隔
數月扣地叫天無所逮及懷痛窮天死不瞑目爲人
臣而遇　君父之喪不能奔哭大節已虧罪應萬死
臣無任哀惶隕越之至痛哭流涕俯伏待罪

乙巳十二月　呈辭

右謹啓臣有老母遠在南涯年迫八十又多疾病常
在牀褥人子之情不忍遠離從官往在　中宗朝
陳乞歸養至于再三伏蒙　聖慈憫臣情事懇迫
特許外補便養尋又除本道監司俾遂烏鳥之情

聖恩罔極糜粉莫酬追念及此未嘗不感激隕涕今則母之衰病彌篤日迫西山精神昏憒不識人事近日寒疾又作咳逆胷滿奄奄氣息朝不保夕臣之迫切之情自有不能已者今者　主上幼冲朝廷多事　詔使又至正當羣下協心匪躬之時臣忝居朝列義不可辭退第以母病危迫不得已呈辭心甚未安至爲惶恐竊自惟念　主上方今專意學問輔養之事甚重臣帶勸講之職日夜思所以展竭微忠裨補　聖學以爲　宗社無彊之福未嘗斯須忘于心今適以日寒停　經筵臣得以此時歸省病母

幸得賴天之靈毋病稍愈來春日和開講時庶及還
朝入侍 經幄陳說道義以輔 聖德此臣之志
也臣之願也今當遠離 闕下不勝區區犬馬之誠
敢啓

侍講院劄字 壬午二月時爲說書

伏以臣等俱以庸資待罪 東宮僚屬爲長恩職責所
居夙夜兢惕罔知所爲盖 世子國之本上有 宗
廟社稷之重下有百官萬民之戴前有 祖宗創業
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其安危離合之幾存亡
治亂之端一繫於輔養之職得失如何然則其爲責

可謂至重至大不可一日輕且忽也甚明今我 世
子雖曰岐嶷夙成睿質異凡然年尚幼少德性未定
若於是時輔養得其方而又盡其道則涵養變化可
與爲堯舜之君可與爲禹湯文武周公之聖 宗社
生靈之福於是而釀成矣如或失其方或未盡其道
則反是而其卒至於敗度悖禮之域亦未可知矣此
臣等所以備員僚屬不敢一日自安者也頃者
殿下慮其從事講讀之間未有優遊規諷之益使賓
客僚屬從容久侍不時接見終日不退至於師傅貳
師則會講前後又別更迭進見以保翼之甚盛意也

而輔養之道可謂得其方矣然考之古禮亦有所未盡焉者蓋古之輔翼太子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保以保其身體傅以傅之德義師以道之教訓以養成其德今之師傅貳師則古之太師太傅少傅之職也而其與 世子相接輔養之時比古極踈已甚昔人朝夕承弼左右輔導之意至於會講則又非徒講讀而已所以使 世子習其升降揖讓之禮發其隆師敬傅尊德樂義之心尤不可一月或廢也近者連月停會講似甚未安昨又以賓客皆隨駕遂停不行臣等竊念國家 宗社生靈之計

至大至急者莫如輔翼儲副今聞一有事故書筵會
講輒命停之輔養之職似不重且專焉臣等竊惑焉
蓋 殿下之意必以爲 世子年少學問尚蚤雖
時或廢未至爲害然古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左右前後皆得正人
格言至論日陳於前則其熏聒成就必有日新又新
之義故曰大學之道以豫爲先若爲之不豫及其稍
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雖欲純完不
可得也是故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
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自爲赤子而

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妙選端方正直
之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以衛
翊之蓋不以其蒙幼之時而忽其教養之方也矧今
世子年在入學學問日進又非如赤子孩提之比其
教諭輔翼之道不可一日慢也停講之日則　世子
在宮中所與居處從容燕遊者不過宮人宦侍而已
所見未必皆正事所聞未必皆正言夫以年寢長學
問日進知漸達氣習易移之時而與宮人宦侍相處
戲遊之日多接師傅賓客雍容講劘之時少此臣等

所深慮者也伏願 殿下常留 睿念今後會講
時非有大事必使行之至於賓客勿差異事以至廢
講且得專精致志庶幾有裨輔養取 進止

兩司劄字 丁亥秋八月 時爲掌令

伏以臣等論先弼李沆伏閤累日面啓再三 天
聽邈然公論愈鬱臣等不勝缺望大抵宰相臺諫各
有其職宰相當以大公至正爲心平庶政理陰陽爲
本不宜少有偏黨之私臺諫固以正君匡國爲念繩
愆糾謬爲事面折廷爭不顧其身折檻牽裾不知其
過何敢避詭激之嫌故曰宰相尊行其道臺諫卑行

其言其職雖殊其所以贊襄君德調劑治道則一也若爲宰相者或未免與臺諫爭輕重之勢必欲摧抑以自取重則重者益重而必至於壅蔽輕者益輕而必至於苟容爲國計者豈不寒心沆之言在於重大臣而先欲卑抑臺諫使無激昂之節俛首喪氣苟循大臣之意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乎 殿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於沆之言固已深燭其邪安猶病大臣之交相辭避未敢明正其罪臣等竊惑焉臺諫辭一宰臣秉鈞大臣托以引嫌朋比相援杜沮公論使不得伸其直脅持君上使不得有所進退嗚呼此豈

盛世之事光弼攬沉言爲已意斥臺諫爲詭激排擯
公論營捄一人決非社稷之計自古壅蔽之禍起於
大臣陰斥異己惟取苟合彈駁無異鷹犬頤指有同
奴隷雖有指鹿之奸誰敢言者敢攻人主不忤權臣
傳堯俞之言誠有激而云也公論之在朝廷猶人身
之有血氣血氣有滯否脉不順心腹痞結必發殹盎
之疾公論一挫士氣沮喪廢事頹墮國勢委靡不可
復振是正亂亡之兆伏願　殿下洞察安危之幾
亟奮雷霆之斷策免光弼以杜禍漸廢黜李沆以正
其罪　宗社幸甚 時李沆論臺諫有趙光祖餘習請禁之先生上劄極言其非

司憲府劄字 壬寅秋時爲大司憲

伏以人君之德莫大於至誠誠之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古之聖王垂拱臨朝不動聲色而羣臣協恭萬邦作孚者誠而已矣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以人而合天非眞積力久不可得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不欺也無妄也悠久不息也何謂不欺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也何謂無妄就於眞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盡焉則不可謂之誠矣始擧其槩言之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

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怒於昵
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
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
奸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
怠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
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
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
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臣等伏見 殿下臨御以來寅畏小心恭儉愛民
始終無貳可謂誠矣然而上無以格天而災沴荐臻

下無以感人而好僞日滋治效寖泯而不著風教頹剝而莫救生民日以困窮士節日以消沮風俗日以壞敗至有逆天滅倫之變相繼而起民彝泯絶危亂將至　聖治之下有可痛哭者非一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耶臣等竊思之無乃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好善而不能如好好色惡惡而不能如惡惡臭取舍差謬於一念之微符驗暴著於萬目之視乃至於是耶夫好善而不誠故賢非不任而終或廢斥惡惡而不誠故邪非不去而旋被寵眷數十年來搢紳之禍輾轉相因以至斲傷國脈

消喪元氣者皆由於此也夫好惡不誠於中故進退無常於外奸邪之徒投間眩惑顛倒是非貿亂邪正者是皆窺 聖心之不誠而然也變故以來士氣摧喪人心頹墮振之不起令之不信大小臣僚慣見慘禍惟持祿容身之是務無展懷盡節之爲念嗚呼是豈細故耶近者羣凶屛除朝政一新 上之奮厲悔悟思革前弊改紀其政者非不至矣然而赤心未推於下羣情不孚於上 上有善風化之教下不將順而空言無施 上有憂災異之念言昔年之有應物情疑懼而羣議讙囂此雖罪在羣下之不信

聖明亦由 聖心之至誠未著而然也夫所謂至誠之德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實於中而形變於外者也上有善政善敎而下不從化者皆以誠之未至也夫明有未照故誠有不至明無不盡則誠無不至矣明之之要亦在於窮理盡心而已伏願 殿下加精一之功致明誠之力凡是非邪正之際察之必精辨之必審以實其好惡之心好賢則誠以好之而任之不貳惡邪則誠以惡之而去之勿疑不欺於隱暗之地無妄於意念之微表裏惟一終始無間以感羣情以格天心 宗社幸甚

乙巳秋箚子

伏以今者遭國家否運 二聖相繼賓天朝野摧痛遑遑罔措猶可以慰人心安 宗社者獨有賴於慈殿之明斷輔臣之盡忠臺諫侍從之盡職而已當此之時治亂安危之幾繫於 慈殿之一念凡政令刑賞之施一循公議而不置私意於其間則朝廷正而紀綱立人心悅服而治化可期矣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得驗之著於外者自有不可掩而羣臣解體國事日非終至於不可救可不戒哉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

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如或不然其所以寵之者乃所以禍之也方今慈殿睿聖聽斷光明前古所無豈有此慮然先事之戒不可無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爲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勿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思求媚於太后而自固請復其官太后曰遵裕靈武

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揚而行徹朝不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其至公無私斷以大義如此非女中堯舜而能如是乎伏願　慈殿以此為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並稱矣當今國步艱難天文告警地震示異諸路旱傷風水繼作赤地千里民將流轉事有大可憂者矣臣伏覩　慈旨畏天恤民減膳修省至誠惻怛不勝感激隕涕若能終始此心無時怠忽則可以轉災為祥變禍為福矣事無大小議諸輔臣如有難處

廣採廷議固得爲政之體矣但近日待倭一事有所未盡議者謂旣絕邊和有損國體斯言亦有理然王道如天天之道陰慘陽舒各適其時而不差一歲之中氣候不同王者之於異類有犯則絕之來服則與之正所以體天道而示恩威也何損於國體大抵人主以謙虛待物以仁義柔遠廟堂之上揆時度勢燭微慮遠防患於未萌消禍於未形使朝野寧靜邊境無虞生民安業者此眞國體也自恃強盛屛絕鄰好以塞向慕之心恐非久安之道今之武士有志功利者不以靖邊安民爲急多以致寇攻討爲快臣深以

爲不可借使立功閫外擒斬萬級有何利益於國家㺚以傷和召災而結怨於蠻夷也一將功成吾民之命殘矣邊將成功不如無事之爲愈也况功未可必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又曰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唯何甚聖人待物之洪如此苗民三旬逆命而及其來格舜不拒頡利可汗舉兵深入至於渭水便橋而追其乞和太宗許之矧此蕞爾島夷狗鼠偷竊何足深校今以嗣王在亮陰不能修答爲辭是亦可矣但於其辭明示不終絶鄰好之意以慰遠人之望有何所妨臣以庸疎忝冒重地目覩幾事有

關係戚不敢愛身緘嘿冒昧陳達伏惟　聖慈深
留　睿念更與輔臣商量審處以期萬全不勝幸甚
取進止

乙巳秋箚字

伏以臣聞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又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蓋聖人之道雖若高遠而求其所以爲聖者
不過盡人倫之道而已欲盡人倫之道必先於孝弟
人君能盡孝弟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
于四海堯舜之道豈復有加於此者乎臣昔在
中宗朝入侍經筵嘗引洪範皇極之說解之曰人君

盡人倫之道爲四方之表準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夫如是則皇極建而四方之民觀瞻感化自有不能已者矣　中宗深感於臣言追思前事傷嘆再三言猶在耳未嘗敢忘臣今亦以此獻于　殿下者蓋聖人之道無過於此者而人君齊家治國之本亦莫先於此者矣臣伏見近日　上教悲痛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聖友愛之至何以及此

臣竊念 仁宗傳位於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
當盡子之道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頃者伏
聞內間有變故事涉 王大妃不敢明言臣不勝驚
惑萬一因此事 殿下所以事 王大妃者有絲
毫欠闕則恐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亦不能無疑
矣臣前日面對時亦嘗略陳是意而未盡焉今乃干
冒再瀆于 聖聰者惟願 殿下全孝弟之德
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由是而興堯舜之
治 宗社生靈之福實源於此伏惟 聖慈垂察
焉取 進止

政府書啓十條 己巳七月十八日 明宗朝

伏以今 主上幼年嗣位輔養爲急而輔養之本在於 慈殿古之聖賢雖其生質之美亦必有教導之方以爲本也文母胎教孟母無誑行跡昭昭著在前訓今古慈天未嘗不欲子賢聖孰無是心豫敎於未生之前養正於三遷之勤尚可爲也况今 主上天資高明氣度夙成國人知之以高明夙成之資加之以教導之正其於作聖之功有何難哉伏願 慈殿體文母孟母之慈愛其以豫養先示者必出於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先明

夫義利公私之分以立其本則生於心害於事作於
事害於政者自爾而少矣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可不愼哉

一宋范祖禹嘗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
係他日治亂今　殿下雖在幼年正是養正端習
之時學問之功不可以廢宜精選在朝賢德之士以
補勸講之官經筵之外不拘常例於便殿不時召對
或從容宴語或講論經史或問民間疾苦使情意相
孚進講之官亦不但泛讀數遍而已必伴讀從容以

聖詳盡則非徒學問益進其於接士大夫之時亦多
自然涵養德性成就　聖學又令經筵官博考前
例及先儒格論叅酌以啓列諸左右以備觀省
一人君之德誠孝爲大而愼終尤大於養生　殿
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焉有臣道焉雖以幼年
不能盡遵禮制然喪次不可以久不臨祀事不可以
久不與當度氣量力無愆大禮以盡誠孝
一自古禍亂多由於宮禁不嚴女謁盛行戚里及小
人攀緣請托以紊朝政陰肆讒說以眩主聽況今幼
主在上尤所當戒請申勅內外嚴其防禁雖戚里問

安亦令有限使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杜禍亂之萌

一宮中人必擇温良恭儉慎而寡言者常在左右浮靡之習淺俗之言毋使接於耳目亦輔養之一端

祖宗朝選入宮人賤隷商賈之女例不得備選在今正始之初宜遵 祖宗故事諸因緣族屬托養宮中者一切刷出以嚴内外

一人君之職用人爲大賢愚進退治亂繫焉今

主上年幼未察羣臣賢否除授之間不可用特旨今後二品以上有闕銓曹難慎注擬如或乏人啓稟陞擬不必備三望

一凡干瀆許及詞訟事當付諸有司如有難處者議于
朝廷切勿判付以昭公道大抵閭中之事無隱而不
彰如有私意人皆知之除授判付之際或因貨賂或
由親屬以致不明不公人心怨怒厥口詛呪終成土
崩之禍者正由於玆可不危哉
一承政院之職在於出納惟允近來專務承順未聞
封還內旨者殊失惟允之義請令政院內旨有不合
奉行者切宜論啓勿輕施行以盡其職
一後世人主能以宮中府中爲一體者蓋寡况今幼
主在上　慈殿攝政宮中府中恐至於歧而爲二也

政有所疑難議諸朝廷罪有所可論付諸有司以昭
平明之理如或議及左右近習門及戚里婚媾私門
一開大柄潛移喪國亡家之患未嘗不由於此可不
戒哉
一大行大王自在東宮沉潛學問以成修身齊家受
及嗣位發號施令絕無私意公道之行如日昭布人
心顒若思見丕治曾未幾時奄至斯極遠近號痛若
將胥溺今 主上嗣緒一國臣民方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所以服衆人
之心繫一國之望悉在今日伏願 兩宮留神焉

乙巳秋議啓

凡事大交鄰之際當一以誠信不可少有欺謾前者使臣朝京時華人或問讓老王存歿譯官不敢直辭以亡爲存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臣謝恩萬一禮部因嗣王承襲事言及讓老王存歿以一國大臣豈可復爲謾語以欺上國乎臣意宜以實荅之但正德皇帝時天使之來有賜物於讓老王不得已以嘉靖其年薨逝爲對可也彼若又問曰其時何不告訃請謚乎則對之甚難然事有難處必須循理善辭臣謹按高麗史獻宗有疾讓位於叔父雞林公熙

臨薨遺命曰我旣乞解機務退養殘骸我死飾終諸事宜從儉約不復告奏煩瀆天朝故高麗君臣遵其遺命不敢告奏上國厥後麗王讓位於兄弟者非一而及其薨也皆不告奏盖循襲獻宗之例也今可以此援例爲對矣但聞頃者禮部郎中因請謚事問議老王存歿於譯官譯官答以生存今若又問曰汝國譯官去冬來言讓老王今尚生存何其言之有異耶則宜答之曰其時譯官無知倉卒妄對極爲駭愕當治其罪如是爲答則辭順理直亦無異日難處之虞矣此雖權辭猶勝於以亡爲存欺誣上國之爲未安

也臣之謬見如是請以此更議大臣何如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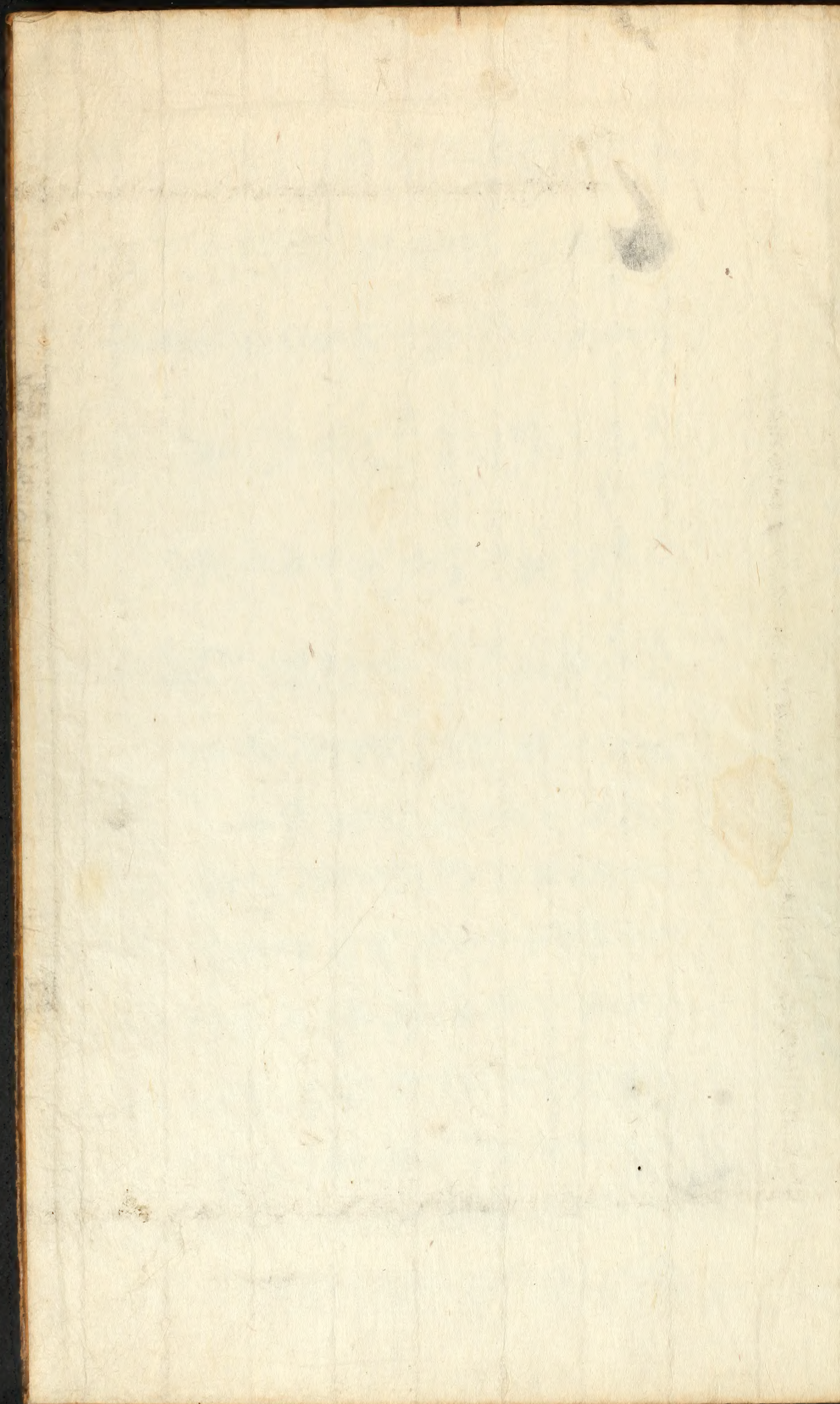
故 贈領議政晦齋先生道德學問退溪說之詳矣奚待後生之贅言第先生之詩文謹嚴精確一字不苟儒林志學之士願見全集者久矣今鄕林尹李侯齊閔請於方伯盧公 禛 鳩村募工開板訖求跋文於希春且索書院中樓齋等名希春何敢當然千里厚望不可孤謹復之曰先生德美知之者以爲泰山北斗不知者以爲一時第一流竊觀先生一生用力小學以進乎大蓋篤學力行而主靜之意爲多齋樓之名恐不能不出於斯義抑濟濟章甫景仰高山居斯齋而登斯樓者誠能培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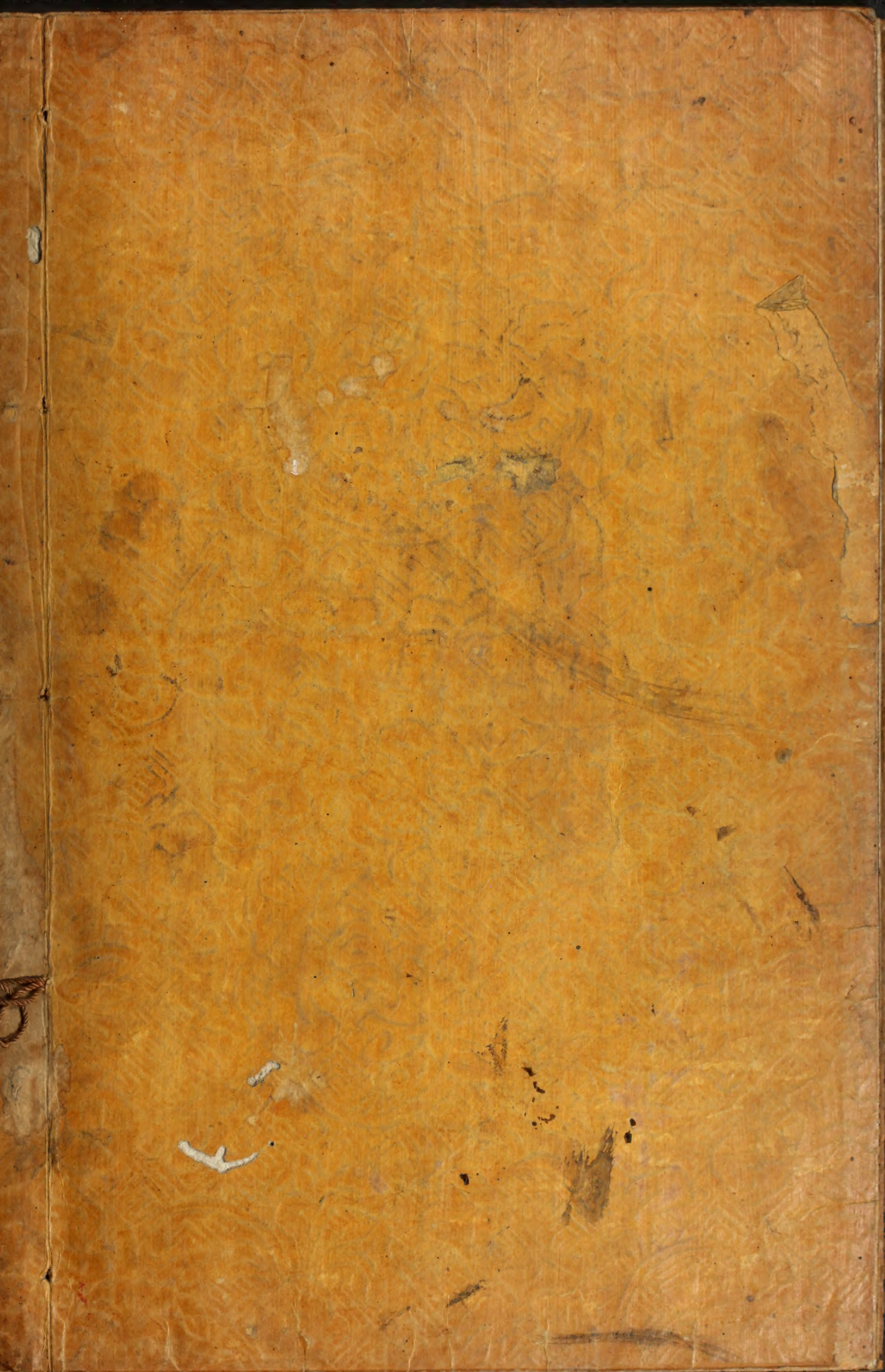
倫敬身之根達修已治人之枝以無負先生之敎則先生之立言垂範成就來學也爲無窮而諸生亦無負於先生此今日刊行文集之盛意也侯盍以是勉諸生萬曆甲戌二月初吉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敎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同知成均館事柳希春謹跋

萬曆癸酉季冬慶州李晦齋先生之孫浚來見仍出府尹李侯齊閔書與先生遺稿集會聞是集也退溪先生手自讎校終年乃畢必極其精而無一字之未安也曄謹受而讀之曰疏曰箚曰雜文曰近體率皆典重溫雅深潛縝密粹然一出於正眞有德者之言也先生文集藏諸先生之鄕眞所謂當務之急而府尹公能之其盛意爲如何哉府尹公又要曄爲之序跋曄雖不文有不可辭者存焉昔者竊有志於學而未知其方嘉靖辛丑先生侍講 東宮請讀心經附註然後曄始知有此書卽

求于友人許忠吉處敬讀終卷潛玩體驗則方寸之間似有所主讀閱經史稍知路脉至今不下陷於惡無非先生之賜也常竊以為先生瞱之間而學之之師也景仰之懷無時或弛甲子秋出尹東京將拜謁于墓下陳情致祭庶幾少償平生之願而病作旋遆至今以為恨今覩文集寧不重為之戚戚哉嘗聞之先生入直玉堂晨興揖同僚終日默然惟閱經史時聞謦欬數聲而已及至就寢俟同僚熟寐起坐達曙詢問其家居亦然吁當其默然必有心得及其夜坐必有精思卒生心得其可

限量平生精思其可涯際道日益通德日益高道
德充積於中而英華自發於外是集之作爲可已
乎後之讀是編者誠能得先生用功谿徑夙夜孜
孜愈久而不廢則其與重溫雅深潛縝密之作亦
將在我而有裕矣嗚呼其勉之哉若夫九經衍義
求仁錄諸編待玉堂校畢國本印出後當亦付刊
於此矣求見之士其亦知此意哉萬曆二年孟春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敎陽川許曄謹
跋





無鈔雲